

都市
言情

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，叶子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，因为受过男人的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。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，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的爱情一波三折。与此同时，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李海涛，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。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走，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……

肖琳还是一如既往地向我目送秋波

检完票，我把票根随手往西装上衣口袋里一塞，跟肖琳走了进去。看完电影送她回家。“谢谢你陪我看电影，上来坐一会儿吗？”到了她家楼下，肖琳微笑着问我。“不了，很晚了，明天还上班不是吗？你小心上楼，拜拜啊！”“那好，拜拜。”肖琳转身上楼，留给我一个背影。我只是个凡夫俗子，如果在这时候意志一薄弱跟着上去的话，那肯定抵抗不了任何诱惑。就这么想着，叶子的电话打来了。

叶子是在四天之后回来的。她事先并没告诉我，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一推门她就迎面扑上来，整个人一跳就盘到我的身上，用两条美腿夹住我的腰。“老公！”她叫着，出去一趟真好，回来居然学会这个词儿了，要知道这可是她第一次对我使用这个名词啊！“老母！”我感动地回应了一句。

肖琳还是一如既往地向我目送秋波，有两次我问起她出国留学的事，她就一带而过：“正在办，正在办……”

叶子还在打牌，而且烟也越抽越多。我不知道怎么去劝她，让她去读书吧，她就说自己已经有大专文凭了，以后吃饭也够用了；让她去找个正经工作吧，她就低了头想，最后说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双鞋的；让她开个什么店吧，她就说现在什么也不好干，有机会再说。那可不就只剩打麻将了。

有一天周末，我跟叶子一起去小云家。正说笑间门铃响了。忆婷一进门我们就吓了一大跳，她的头发胡乱用发箍束起来，右眼圈青肿有淤血，脑门儿上好像还有一个大包。大家都好奇地看着忆婷。“好看吧？”忆婷自嘲地翘了翘嘴角，算是打了招呼，“快快，麻将呢？摆上啊！”一边说一边往椅子上一坐，从小包里拿出一支烟点上，深深吸了一口。

“你怎么了？不是刚从泰国回来吗？怎

么让泰

国人妖给打成这样了？”小云问。

忆婷不屑地看了小云一眼，一边码牌一边说：“说来话长啊……”忆婷的“老白脸儿”叫高蝉，今年29岁，跟朋友一起合开了个旅行社，生意还过得去。应该说，高蝉开始的确是被忆婷迷住的。他在忆婷身上也花了不少钱，甚至私底下还左右脑斗争过，到底要不要带忆婷去见见父母什么的。只是忆婷早就把当小姐看成了是一种事业，用别人的话说，她要是做鸡那天下就没人适合做鸡了。她赚的钱也不少了，之所以没收手是因为她已经离不开这种奢靡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忆婷又背着高蝉出去赚钱，忆婷回来一开门就被高蝉一脚踹在肚子上。这对情侣在20多天前飞抵曼谷。当天晚上两个人去洗皇帝浴，忆婷亲自挑选了两个奶妈一样的泰国妹，并要求那两个泰国妹当着她的面跟高蝉洗浴做爱。

两人最后一站是澳门。第二天晚上，高蝉领着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孩来到了房间。他要那男孩当着自己的面跟忆婷做爱。忆婷就愣了，瞪大了眼问：“你要干吗？”高蝉咬了牙一笑：“我要心理平衡！”那男孩就看出了事情的端倪，逃似的冲出了房间。那一夜，二人分房而睡。忆婷回到北京之后就疯了似的给高蝉的狐朋狗友打电话，他们之中不乏垂涎了忆婷美色很久的人，于是忆婷就一个一个跟他们上床，有的收了钱，有的干脆没收钱。高蝉是在前天晚上气势汹汹地踹开忆婷的家门。他一进来什么也没说，照着忆婷一顿拳打脚踢，直到把忆婷打成熊猫。15

刑事
侦探

区检察院的检察长胡伟因贪污受贿、包养情妇被“双规”，一时间，社会舆论哗然。在办案过程中，反贪局长遇害，黎子剑也遭到诬陷。危难当头，黎子剑坚持正义，不畏权势，誓将反贪行动进行到底，最终揪出了一个隐藏在社会肌体里的蛀虫。

面对胡伟的沉默郑浩天有些愤怒

带着完备的法律手续，郑浩天，还有专案组的女检察官夏丹一行三人来到了看守所，来到他们已经来过很多次的那间提审室。经过一道道法律程序后，胡伟在两名警察的押送下来到了提审室。

眼前的胡伟，已没有了往日检察长的风采。双手戴着手铐，脚上的脚镣摩擦着地面发出刺耳的响声，浅蓝色的囚服在他的身上显得异常引人注目。望着眼前这个共事多年的同事，郑浩天的内心顿时生出一种悲哀。他不否认胡伟的工作能力，也不否认胡伟曾经是一个优秀的检察官，查办过不少职务犯罪案件。但他更想知道，一步步走上检察长位置的胡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，又是怎样堕落的。

是啊，一个曾经无比辉煌、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长，不仅亲手毁灭了自己的前程，还用他自己的丑恶毁灭了检察机关神圣的威严，玷污了法律的神圣。此外，这种悲哀还来自郑浩天对人生的理解：一个人，如果让贪欲占据着自己的心灵，悲哀和耻辱肯定会伴随他一生。

坐在郑浩天面前，胡伟明显感到自己矮了。不是自己的个子，而是自己的位置。郑浩天的桌子和椅子高出了一截，而自己坐的是一个又小又矮的凳子。以前，他们都坐在平等的位置上，如今，他却坐在了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上，接受以前同事的审讯。

“唉！”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，胡伟低下了头。“胡伟同志。”郑浩天特意在“同志”二字上加重了语气。他自己也说不清，对胡伟为什么用了“同志”二字。胡伟慢慢抬起了头。两种不同的目光碰撞了，对视了。一个是刚毅得能穿透人心的目光，一个是怯弱得能让人穿透心灵的目光。在对视中，两个人进行着无形的对抗，包括意志和心理。

对视足

足有两分钟。还是胡伟经受不住那道灼人的目光，抬头看向了天花板。“胡伟同志，今天我代表东都市检察院来问你几个问题，请你如实回答。你也知道，你的每一句回答都将作为控方证词。你也有权保持沉默，不过，沉默也将作为控方的依据。”郑浩天的语气中带着一种威严，这种威严让胡伟不寒而栗。

胡伟突然注意到，审讯室里有一个录像机正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他知道，录像机正在对审讯过程录着像。他当然不知道，前不久，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、公安部联合下发了通知，要求政法机关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，都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。这样做，一是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，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；同时，也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在日后的法庭审判中翻供。同步录像制度的施行，标志着中国的司法制度向“人权保障”的理念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

“首先，请你把小金库的问题如实讲一下。”郑浩天开始发问。胡伟回答的方式是沉默。“第二个问题。有天晚上十点二十分，在你的办公室，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贾杰给了你五十万元，有这回事儿吗？”沉默。郑浩天一连问了五个问题，唯独胡伟包养情妇的问题他没有问。他知道，这是道德问题，不是法律问题，不是他们检察机关的查办范围。胡伟一直都是沉默。

面对胡伟的沉默，郑浩天似乎有些愤怒了，但他竭力压制住自己的愤怒。“胡伟同志，你是知道的，你今天的沉默，也就是你的态度，会作为将来量刑的依据的。”说完，郑浩天站起来，向门口走去。

